筹备十年的冬运会见证中国冰雪的“热辣滚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2月17日晚，壮丽的烟花点燃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夜空，一场简约但内涵丰富的开幕式宣告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正式开幕。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2020年年初开幕的“十四冬”延期4年举行。如果算上申办时间，“十四冬”的整个申办、筹办时间超过了10年。10年的等待，令原本应该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举办的“十四冬”，最终落在了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年举行。此时，国内的冰雪氛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月17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主火炬塔燃起，天空绽放烟花。当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这届冬运会创下多个第一

“十四冬”是全国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首次在内蒙古举办，也是继2016年“十三冬”在新疆举办之后，全国冬运会第二次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之外的地区举行。此外，“十四冬”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国内举办的第一项大型综合性冬季体育赛事，也是首次设置了群众比赛项目的全国冬季运动会。但在所有的“首次”“第一”等表述里，“十四冬”最具历史意义的是：第一次实现了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共吸引了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石油行业体协等，共计35个代表团参赛。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朱承翼不无激动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我国冬季运动可以说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可以说冬运会和夏季全运会真正实现了两驾马车并驾齐驱。前十三届的冬运会，我们开展冰雪运动的省区市数量、开展冰雪运动项目的数量，以及参与人群都无法与夏季全运会相比。所以，在‘十四冬’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冬运会的组团单位都是以地级市为主，且主要来自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地级市，比赛项目也不多，人数也不多，其影响力、推动力、发展力都远不及夏季全运会。而且，各省区市重夏轻冬的情况长期存在。本届冬运会首次实现以省级行政单位组团，开启了全国冬季运动一个崭新且全面发展的阶段。”

在“十四冬”上，诸如湖北、湖南、云南、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区、市）都是首次有队伍参加全国冬运会。与此相映衬的，正是“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冰雪运动在国内南北方，都已经成为热门体育项目的现状。

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邹新娴认为，“北京冬奥遗产正在深入影响着中国。一是‘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宏伟目标的实现，不仅极大地带动了全国大众和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开启了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而且极大促进了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的大幅提升，中国健儿在冬奥会的精彩表现和夺目的竞技成绩也助推冰雪运动受到全民关注，带动更多民众走进冰场和雪场。二是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既促进了冰雪运动项目的均衡发展，也推动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发展合适的冰雪运动项目，包括鼓励东北三省开展更多的冰雪项目，加快华北和西北等地冰雪项目发展速度，调动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适宜的冰雪项目。同时，强调加强区域合作和资源共享，推动冰雪运动跨区域发展。”

2月1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范可新第一个冲过终点，帮助黑龙江队夺冠。辽宁队、山东队分获二三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当冰雪运动成为四季、全域、全民的运动，当国内各个省区市的冰雪运动开展起来，组队参加全国冬运会也就成了必然的需求，反过来，辐射范围更大的冬运会又会起到在全国进一步扩大冰雪运动影响的作用。

哈尔滨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王飞认为，“无论是冰雪运动还是冰雪经济发展都迫切需要‘赛事之窗’。”她说，“到2021年10月，我国已经有3.46亿人参与过冰雪运动。从冰雪运动发展看，基础已经建立。后冬奥时代，我们要持续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怎么巩固？‘赛事之窗’非常关键。通过全国冬运会，人们对冰雪体育赛事更加熟悉，然后产生兴趣并推动大家亲身体验。这一过程是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清晰路径，但需要引导和创造机会。由此，冰雪体育赛事就很关键。”

所以，当国人的冰雪热情不断高涨，全国冬运会在发挥着原有的竞技体育价值之外，更会成为全国冰雪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冰雪赛事综合效益凸显

今冬以来，以哈尔滨的火爆出圈为代表的冰雪经济热，也意味着，当全民的冰雪激情已经点燃，像全国冬运会这样的国内顶级冰雪赛事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综合效益。

在2月16日举行的本届冬运会新闻发布会上，呼伦贝尔市政府副市长孙微介绍，呼伦贝尔市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依托冰雪生态和民俗文化多元的优势，打特色牌、走差异化路子。

据介绍，今冬以来的国内冰雪热同样出现在了呼伦贝尔。孙微介绍，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呼伦贝尔全市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分别是上年同期的2.2倍和2.7倍。2024年春节假期前6天，呼伦贝尔接待游客131.29万人次、旅游收入9.09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9.2倍和11倍。从内蒙古全区看，春节假期前6天，全区接待游客2486.12万人次，旅游收入177.03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6.15倍和8.25倍。

北京冬奥会后，冰雪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也到了关键的成长期。王飞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冰雪经济发展基础是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又需要以赛事的形式彰显魅力。‘十四冬’是冰雪经济发展的文化平台，在‘十四冬’的作用下，人们通过各种冰雪运动项目比赛了解到冰雪运动的特点、比赛规则并感受它的魅力。这正是冰雪体育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也是让更多人喜欢冰雪运动的过程。在这样的文化引导下，人们会有意愿参与到冰雪运动中，从而形成更多的冰雪消费。一直以来，冰雪体育赛事都是体育文化和冰雪精神传播的重要平台，冰雪经济发展需要这样的平台，在其发展关键期，全国冬运会让冰雪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冷冰雪已成热经济，体育赛事该如何发挥催化剂的效应？邹新娴认为，北京冬奥会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案例，“北京冬奥会以‘更快的环境改造进程、更高质量的发展水平、更强的公众参与力度’，创造了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经济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典型范例。为此建议：一是举办赛事过程中注重以赛会竞赛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为契机，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基础上，实现城市交通、无障碍设施、环境设施、赛事服务等诸多配套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二是通过筹办赛事实现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等多业态融合发展，使之为城市经济的更新升级发挥作用。如首钢园区在‘双奥之城’的影响下，彻底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成功转型，焕然一新的功能面貌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市更新的重要标志。”

2016年的“十三冬”在新疆举行，大幅提升了新疆冰雪资源的知名度，助力新疆成为具有极强吸引力的全国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热门目的地。那么，“十四冬”能复制这样的成功吗？

王飞认为，内蒙古是地域特色非常突出的省份，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都极具代表性。内蒙古的冰雪旅游与冰雪经济发展一定要与该地区的特色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要区别于黑龙江、吉林、新疆以及河北崇礼等地区，要差异化发展，她建议，“内蒙古的冰雪运动要有机融入内蒙古地域的特色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以及民族歌舞等。要认识到冰雪经济是新经济业态，提供的产品是新型服务产品，具有极强的融合性。此外，在一些冰雪运动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上，需要结合自治区整体力量，多城市呼应，统一布局。”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十四冬”是内蒙古首次承办全国性大型体育盛会，自申办成功之后，筹备时间长达8年。对于内蒙古来说，也寄托着“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期待。实际上，无论是去年举办了世界大运会的成都、亚运会的杭州、首届学青会的广西，还是此次作为“十四冬”东道主的内蒙古，以及明年将举办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哈尔滨，通过大型体育赛事获得多元价值都是必然的诉求。

这方面，北京冬奥会作为成功典范传递出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冬奥会融入城市和地区的长期发展”“实现更高的区域发展水平”。邹新娴表示，“北京冬奥会不仅带动了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更大幅度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筹办过程中不断建设健全城市基础设施、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带动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举措，无不赋予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正悄然建构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王飞建议主办城市要在“三个力”上下功夫：包括要积极提升冰雪体育文化的感召力。因为文化的吸引力和作用力会非常持久，无论是冰雪运动还是经济发展都要凸显魅力，冰雪体育文化感召力必须提升。大力提高“有为政府”的服务力。因为“有为政府”对赛事举办很关键。一项赛事需要政府有效引导，做好规划，做好公共服务和赛事保障，但根本出发点是服务。快速建立冰雪赛事人才的保障力。大型体育赛事，特别是冰雪体育赛事的举办，标准高、专业性强，专业人才不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面临大型冰雪体育赛事举办空白的状况和专业性冰雪体育赛事人才不足的局面。提前布局、提前培训、做好演练都是重要举措。同时，通过大型冰雪体育赛事举办，还要积极拓展对各类冰雪体育人才的培训，为全国冰雪运动以及冰雪经济发展储备好专业人才。

“十四冬”的大幕已启，因为观众爆棚、媒体云集，“十四冬”的短道速滑比赛成为全国冬运会历史上第一项高需求赛事。当冰雪运动的冷仅体现在比赛场地的温度上时，中国冰雪和冬运会的“热辣滚烫时代”或已来临。

本报呼伦贝尔2月19日电

『小玫瑰』开启中国足球龙年外战征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从正月初三开始，U20中国女足、U17中国女足、U16中国男足3支“小国字号”球队已经分别在昆明海埂基地、苏州太湖基地、香河国家训练基地展开集训，“春节短假”对于肩负着尽快提升中国足球外战成绩的后备力量而言，更像是赛历表单上的时间管理员，督促着各级国字号球队在龙年展现出区别往年的新气象。

U20女足将打响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龙年外战第一枪：2月20日，U20女足结束在昆明海埂基地的体能阶段训练，转场成都温江基地进行技战术层面演练。全队将于2月28日启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征战2024年U20女足亚洲杯决赛阶段赛事。北京时间3月4日16时，U20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朝鲜U20女足。

和以往集训人员变动频繁的青训体系球队相比，逐渐“升级”的U20女足，无论教练组抑或球员、主力阵容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这是U20女足过去一年成绩避免起伏的重要原因。2023年两阶段6场亚洲杯预选赛，中国U20女足6连胜进31球0失球成绩优秀。12月与澳大利亚U20女足踢了两场热身赛，首战1:3失利、次战3:1取胜。今年1月与韩国U20女足进行的热身赛，凭借补时阶段进球1:1战平对手，全队心态及技战术能力不断在实战中得到检验。

“整体转换”“前场压迫”“局部配合”“立体进攻”是中生代主教练王军带队多年的战术指导思想。相比当今世界女足运动的飞速发展，“身体对抗”和“快速决断”两方面能力均存在较大差距的中国“小玫瑰”，只有适应高强度、快节奏的比赛，才能跟上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步伐。

U20女足亚洲杯就是检验中国女足“小玫瑰”成色的最佳标尺。本届U20女足亚洲杯决赛圈总共8支球队，中国U20女足作为第三档球队与日本、朝鲜、越南的U20女足同在B组。根据赛制，每小组各两支出线球队进入半决赛且获得今年哥伦比亚U20女足世界杯资格。

日本U20女足、朝鲜U20女足具有体能充沛的共同特点，区别在于日本队技术细腻、控场能力足够，朝鲜队冲击力强、作风硬朗。中国U20女足若想小组出线，首战朝鲜女足、次战日本女足（3月7日19时）至少需要取分。

中国女足上一次参加U20世界杯还是2018年，现任国脚张琳艳、沈梦雨、陈巧珠、汪琳琳、窦加星均为当年主力。换句话说，本届U20亚洲杯硬碰硬的两场较量，将对中国女足未来多年走势给出明确指引，毕竟在失去今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之后，中国女足成年队在今后两年时间内无大赛可踢。

比U20女足“更小一茬”的U17女足在龙年面临的挑战同样艰难：4月7日，2024年U17女足亚洲杯将在印尼举行，来自印尼、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的8支U17女足分为两组对战，目前分组抽签仪式尚未进行，最终前3名球队获得多米尼加U17女足世界杯资格。

中国足协于1月25日宣布澳大利亚人加里·范埃格蒙德出任中国U17女足主教练，范埃格蒙德“火线入伍”带U17国少女足参加今年女足全国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感受实战氛围（与山东体彩、浙江杭州、长春大众3支强队同组），并将于本期苏州集训结束后（3月10日）继续带队参加女足全锦赛第二阶段比赛积累经验。

鉴于3月21日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目前正处于换帅动荡期的国足和将于4月15日征战卡塔尔U23亚洲杯的国奥队（与日本、韩国、阿联酋同组）很难在男足层面实现外战成绩突破，U20女足和U17女足两枝“小玫瑰”自然而然肩负起让球迷看到中国女足“龙飞凤舞”重任——对于压抑憋闷的中国足球而言，推开希望之窗呼吸到新鲜空气，便是难能可贵的新气象。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

2023年12月6日，中国U20女足3:1战胜澳大利亚U20女足。图为欧阳玉环（中）带球突破。 视觉中国供图

一群随苏翊鸣踏上雪板的“娃娃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20岁的第一天依然在训练中度过。”2月18日，正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备战“十四冬”的苏翊鸣度过了20岁生日。对滑雪运动员而言，出生于2月，像是和雪的一份契约，每年都要“检阅”一次成长。

2019年2月16日，河北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场，二青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山西队选手登场。一个卷发少年踏着滑板从雪坡上缓缓滑出，起跳、腾空、旋转之后，稳稳落地，最终以92.00分问鼎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冠军，人们记住了“101号苏翊鸣”。两天后，他再次以高分夺得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男子组冠军，而这一天，正好是他15岁的生日。

从此，山西在冬季项目中的成绩单不再是“零”，苏翊鸣的出现为这个冰雪项目薄弱的省份推开了一扇门，让更多孩子开始踏上雪板。

3年后北京冬奥会，苏翊鸣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单板滑雪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3天后，他迎来18岁成人礼，冬奥1金1银成为他为自己送上的最“凡尔赛”的生日礼物。一夜之间，苏翊鸣在无数小小少年心中种下冰雪梦。

而那批最早感受到偶像力量的孩子，早已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且在苏翊鸣正式成为“奔三的大人”时，给了他一份特殊的礼物——在“苏翊鸣效应”的影响下，一群十一二岁的山西单板滑雪小将已经站上“十四冬”的赛场。

从苏翊鸣开始的“冰雪梦”

“吉林人，4岁跟随父母练习滑雪，经常在国外训练。”据媒体报道，山西省冰雪运动中心主任黄海宏对苏翊鸣的最初认识“不超过30个字”，当时，他正为备战二青会冬季项目找“兵”。山西冰雪底子薄弱，只能向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冰雪强省寻求合作，但“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这两个项目在国内也刚刚起步，因此，黄海宏把目光投向“民间高手”，苏翊鸣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二青会上，15岁的苏翊鸣代表山西出战捧回两枚金牌，并展现了少数顶尖运动员才具备的天赋和心理素质。

“苏翊鸣的引进起到了示范效应。”黄海宏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为了备战“十四冬”甚至长远地为山西积累冰雪运动人才，2020年8月开展了一次广泛选材，最终，有针对性地遴选了50多个孩子练习单板滑雪，“大部分来自山西，很多孩子是没见过雪的‘原始材料’”。2021年1月，孩子们正式上雪训练。

“第一次上雪是在云南的室内滑雪场。”11岁的张淑雅记得，一开始大家有些害怕，教练就拉着她们的帽子一点点往下滑，多试几次，便开始感受到滑雪的快乐。此后，看到U型场地的时候，害怕的感觉又出现了，12岁的张潇然记得，当时教练也是带着她们先从场地上面趴着或者坐着滑下去，等到雪季渐近尾声，雪变得软一点，速度慢了，就逐渐适应了。

完成了从0到1的过渡，北京冬奥会后，苏翊鸣的日本籍教练佐藤康弘给出选材建议，集训队最终留下了不到八分之一的孩子，成为“山西20班”。本次在“十四冬”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U型场地技巧赛中亮相的6名10后小将就在其中，她们首次参赛便有5人进入预赛。此外，这次与她们代表山西并肩作战的还有被誉为“中国单板未来之星”的周苡竹，12岁的她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2023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铜山滑雪场举行的冬季激浪巡回赛上，当时年仅11岁的周苡竹就获得了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赛亚军。“十四冬”预赛，周苡竹也成为这群“娃娃兵”中唯一晋级决赛的选手。

苏翊鸣（中）和山西队单板滑雪小将合影。 张潇然供图

无论周苡竹的加入还是“20班”的成立，在黄海宏看来，都是“苏翊鸣效应”的持续表现。据他介绍，以“十四冬”参赛选手为例，仅单板滑雪已经有3个梯队，苏翊鸣、周苡竹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比苏翊鸣小三四岁的选手，参加青年组比赛，而第三梯队就是U型场地技巧的这群“娃娃军”。

“我非常清楚，以她们现在的年龄和水平，能进资格赛已经很不容易了。”黄海宏表示，“20班”的孩子们和周苡竹等选手的明显差距之一就是高水平比赛经验的累积，因此，明知她们无法取得佳绩，也要为孩子们尽可能创造好的比赛条件，“希望她们能通过比赛的历练得到成长，4年后，这帮孩子到了下一届冬运会将更加成熟，表现得比现在更好”。

从娃娃抓起 以热爱持续

“我以前是练武术的，但一练武就会有点儿晕，练滑雪就很刺激、很开心。”年龄小、个子也小，郭婉诗刚进队时剪着短发，队友把她当成了小男孩儿，于是她悄悄留起一头长发，还学会给自己剪头发。滑雪场上，这个习惯闷声儿改变的姑娘也是一副踏实的模样，她说自己的小目标是把正脚外转360练好，而问及“大目标”，她未言及争金夺银，只是笑称：“那就争取打开转体540。”

打开转体540的快乐，王嫚妮在去年就体会过，“巨开心，贼兴奋”。她清楚记得自己在一个中午时分“11点左右”完成了一套连贯动作顺利“站了”，这套动作她花了10天半才解锁。在“十四冬”拿到了“班”里的最好成绩——预赛第12名后，她已经前往长白山继续集训，“希望把基础打稳，争取把转体720开出来”。13岁的她总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包括和周苡竹交流时，也会较多询问怎么打基础的问题，“就像盖楼一样，地基打不好，楼盖多高也没用”。

“竞技体育不能拔苗助长。”黄海宏坦言，既要给队员逐步成长的时间，也要合理倾注资源帮助她们少走弯路。2022年成为“20班”教练后，郑云龙体会到训练保障和训练方式的新变化，即便他才22岁，“我们练的时候场地没那么标准，滑雪器材也是比较老的材质，板底不如现在的光滑，毛毛的，滑起来一停一停的”。他站在“十四冬”赛场边上指挥选手，若不是新冠疫情推迟了比赛，他的舞台本应是赛道——当时他已经拿到“十四冬”的比赛资格，但赛事延期4年，最终他因伤在2021年退役。

换个身份，郑云龙见证了科学训练的发展，“6个孩子6个状态，在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我们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调整训练计划”。他记得，以往传统的训练很容易强调“量”的累积，忽略了运动员的疲劳问题。而且，随着冰雪运动在我国迅速发展，训练的场地和器材也更加多样化，不仅能有四季滑雪场，保护气垫的使用也有助于运动员突破自我，“不变的是，过年回不了家”。夏天在成都，冬天在长白山和崇礼，一年四季，轨迹清晰。

在成都时，“20班”的孩子们有机会围观苏翊鸣训练。“帅”是她们对“师兄”的统一评价，“好厉害，什么动作基本上做一个站一个”。王嫚妮强调，欣赏之余，她们会学习苏翊鸣的起跳动作和空中的概念等。而在黄海宏看来，苏翊鸣能给小选手最大的启示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项目”，换言之，就是把“要我练”变成“我要练”，这是决定运动员能走多远走多高的关键，“他骨子里喜欢，就会主动钻研，这样他才可能把这个项目做到极致。”

“20班”的小队员们，几乎第一次和雪照面都产生了“偏爱”，但夏季体能训练、戴雪镜被晒成“阴阳脸”、想家、伤病和站在高处不由自主的恐惧都曾成为考题，一次次试炼她们对滑雪的真心。

张潇然记得，刚进队时，大家都不熟悉，不好意思透露想家的情绪，纷纷躲在被子里哭，动静大了，教练上来询问“你们咋了？”她却回答“我们饿了”。嘻嘻哈哈一阵，愁绪被消解，友情却建立了；而面对半白半黑的脸，她们也找到了办法，“摘掉面罩，都晒黑就匀了”；至于伤病，疼痛过后已经成为她们互相调侃的素材，在张淑棋看来，“卡（摔倒）不能避免，那就好好练、做好动作，减少受伤，不能让自己白疼吧。”在困难面前，这群十来岁的女孩因为“喜欢滑雪时飞起来的感觉”，放言“自己选择的路，爬着也得过去”。

6个女孩中，张依冉是唯一没能闯进“十四冬”预赛的队员，但资格赛的经历让她十分难忘，“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360，是飞出去抓板做的，以前都是在槽子里头做，这次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虽然，她最终摔倒在赛道上，但腾空完成动作时，她对自己开始刮目相看。

“单板滑雪的雪感非常重要，年龄越小接触越好。”黄海宏透露，苏翊鸣、周苡竹和“20班”的成长经历让他对这一项目有了更深的认识，“根据项目特点，单板滑雪要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让孩子们接触、参与，同时我们要尝试突破传统竞技体育培养方式，期待社会和更多家庭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他坦言，“十四冬”结束后，计划选拔一批年龄更小的孩子，“真正从娃娃抓起”。

本报2月19日扎兰屯电